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正在本村上小学,当时村民们呼吸的是新鲜空气,看到的是山清水秀,村里使用的各种用具也是环保的,绝对没有什么白色污染。

我们村自古崇尚节俭,勤俭持家成为一种民风,用的东西凡是地里能产出的,都不愿花钱去买。譬如舀水的用具,家家使用的就是葫芦水瓢。这种水瓢是用自家种的葫芦做的,制作时把晾干的成熟葫芦从上往下沿中线锯开,然后掏出瓢,就成了两个水瓢。葫芦水瓢,放在水缸里,飘浮于水上不下沉,用起来也方便。放在水里用的是水瓢,放在面缸、米缸里用的就是面瓢、米瓢。“瓢泼大雨”这个成语,现在的儿童是不容易理解的,因为他们根本没见过瓢。关于瓢,我们那儿还有一个歇后语:弯刀对着瓢切菜——对家,这歇后语编得非常形象。村子里的人们相信,小孩的名字取得贱好养活,所以有的孩子便取名瓦、盆、罐、瓢等,现在这类名字少了,也或许与许多原始用具的消失相关。村民的日子不宽绰,节俭成风,如果用的瓢断了把,有的家庭主妇就会用麻线把瓢把沿着断裂线缝合上,照样可以使用;当然缝瓢和缝衣服是两码事,是

要费一番工夫的。

梃子是从高粱茎秆上截取的,它是乡村许多家庭做用具的原始材料,如拍子、笊头子、鳖盖等,都是用梃子做的。鳖盖其实就是一种洗菜时盛菜的容器,其形如老鳖的盖,以形取名,在我们村是这个叫法,但如今村子里也见不到它了。拍子是用梃子做成的圆形用具,春节可用来放包好的水饺,平时也可用它放置一些东西;绗(háng)拍子算是一门手艺,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人愿意学这手艺了,在村子里偶尔还能见到老年妇女绗拍子的情景。像簸箕、柳条筐之类的用具,那时更是比比皆是。

草编也是乡村的一门手艺活,蒲团、苫子、草帽、蓑衣、草鞋、草席等等,村子里不少人都能编成、制成。用高粱叶编成的蒲团、蒲墩,都是用来坐的东西。蒲团是圆形的坐垫,有七八厘米厚,松软舒适,坐上去的感觉不亚于沙发。蒲墩是圆柱形的,弹性很好,算得上是材料上乘的坐墩。苫子、草帽是由麦秸秆做成的。蓑衣用当地的蓑衣草编成,可遮雨、防晒,因其通透性好,很受村民喜爱;做农活累的时候,可把蓑衣铺在田间地头,躺上去小睡一会儿。草鞋的用料最不讲究,能编草鞋的



草不在少数。在乡村不只是夏季可穿草鞋,冬季也可以穿;冬季的草鞋我们叫“茅瓮“,用芦花为主料编成,这种草鞋温暖舒适,鞋里鞋外都毛茸茸的,但形体笨大,很像一对瓦瓮,所以便有了“茅瓮”的叫法。我们挨边村有个村干部,乳名就叫“茅瓮”;那时乡村的小孩哪个不是穿着这鞋长大的,取名茅瓮是件很自然的事。

瓢也罢,拍子、笊头子、鳖盖也罢,草编的蓑衣、草鞋、蒲团、苫子、草帽也罢,使用过程中绝不会产生甲醛一类的有害物质,用坏了扔掉也不会污染环境,并且能融入土壤中肥田。不过,这些环保用品现在却愈来愈稀缺了,而会做这些用具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

【乡情】

□吴长亚

## 水瓢与『茅瓮』

【饮饌琐忆】

## 千层豆腐

□纪慎言

回老家看娘的时候,母亲问我,想吃点家乡的什么东西,我说,别的东西城里都有卖的,就叫老四给我买几斤豆腐吧!我说的老四是一直守在父母身边尽孝的四弟,而豆腐就是我老家特产,如今城里人也特别喜欢的千层豆腐。

老家人把城里卖的那种豆腐叫做“水豆腐”,言外之意,我们家乡卖的这种被称为“千层豆腐”的豆腐,就是含水分很少的“干豆腐”。叫它“千层豆腐”,实际上也就是由十几层豆腐饼一层层地叠起来的,其厚度与“水豆腐”差不多。小时候,我家的胡同口就有一家豆腐坊,专做这种豆腐。我常常去那里看人家忙活,所以记得一些做豆腐的程序。

把泡好的豆子用“拐磨子”磨成豆浆是最费力的活;将豆浆烧开熬熟这道工序中,最有意思的是揭挑豆腐皮。这里说的豆腐皮儿是真正的“皮儿”,是一锅熬开的豆浆稍凉后上面浮着的那一层油皮儿。做豆腐的人用一根秫秸秆沿着锅边插进锅里,轻轻地往上一挑,一张豆腐皮就出来了。不过这个动作最多只能重复两次,再多了就没皮儿可挑了。然后把这皮儿搭在旁边的铁丝或者竹竿上晾干,等着卖钱。过去在农村这可是待亲的好东西。吃的时候把晾干的豆腐皮用开水泡软,切成丝或片,再伴以葱丝或黄瓜丝,用盐、醋、香油调拌,是很好的下酒菜。

点豆腐是技术活,那时候都是用盐卤,用多用少都靠经验,要点得老嫩合适。点好的“豆腐脑”被舀到一个个方形的木框里,木框的底下有一方秫秸做的排子,里面衬垫有一块布,把“豆腐脑”用布包起来,再把十几个盛了“豆腐脑”的木框子摞起来放在特制的木架子上,上面用石碾子压起来,经过一夜的工夫,豆腐脑里的水分被挤压得差不多了。第二天早晨,把一个个木框里的豆腐包打开,把一张张豆腐饼拿出来叠在一起,这一个千层豆腐就完成了。而那些挤压出来的浆水也有用处,记得母亲和一帮妇女们就常常用来洗衣服,据说还挺管用的。

这种千层豆腐煎炒烹炸样样都行,尤其是用它炸成的“豆腐泡”,放到过年炖的肉菜里,跟海带、金针菜等搭配,要色有色,要味有味,口感柔韧,堪称“素肉”。这些年我在城里,每年都会收到四弟送来的“豆腐泡”,用它做菜,炒芹菜、熬白菜、拌凉菜,做什么都行,都香。

过去,村里人们很少有肉吃,所以能够吃回豆腐也算口福。我小时候身体羸弱,常常咳嗽得晚上睡不着觉,于是家里的大人就跑到村里豆腐坊买一斤千层豆腐回来,然后加上白菜叶给我熬汤喝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但至今仍然记得那白菜豆腐汤清香甘甜的味道。

【老照片】

## 渡江侦察记

□姜福仪口述 陈文念整理



姜福仪老人小心翼翼地找出他珍藏了近70年的一张泛黄老照片给我欣赏,照片拍摄的是当年他圆满完成渡江侦察任务后,跟所在的“渡江英雄班”战友们的合影。这张照片背后记录着他和战友们在1949年4月参加“先遣渡江大队”,为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立下的赫赫战功。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。姜福仪说,他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困难的侦察任务。

战争避免不了牺牲,这张照片一共是9个人的合影,而实际上,姜福仪班上共有14个人,那时已有5名战士壮烈牺牲。

当然,除了姜福仪老人(后排右一),我们也要记住照片中的其他几名英雄:班长徐宗仁,战士倪志福、于全仁、赵东林、张公泽、肖吉发、刘志仁、张明志,更包括那些为祖国和平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无名英雄们。

渡江战役胜利后,姜福仪所在的27军五班被授予“渡江英雄班”称号,班长徐宗仁荣立特等功,他和战友荣获二等功。

我是鲁北乐陵人氏,回忆起结婚那天的幸福,至今还情不自禁地激动。当时好似什么都忘却了,可细节又似乎都没丢下,思绪像是在天上,又仿佛在地下,记忆像在上辈子,又似在当代,反正一切都变了,变得那么生机、美好、丰富、多彩。

吹鼓手们是在我迎亲的前一天下午集合起来的,他们从晚饭开始一直吹唱到半夜,第二天又起个大早跟着我到女方家迎亲。

雇请的六男二女的草台班子中,那个领班的人是个秃头,在我们县里是鼎鼎大名的“吹破天”。此人十分了得,嘴上能吹三支唢呐,鼻子上还能放两支,最绝的是耳朵也能吹响唢呐。唢呐分大中小三种,大的吹出来粗犷有力,音调特有男子汉的野性;还有大管,婉转悠扬,余音不断。他们吹一段后再唱一出,唱的多是京剧或河北梆子的折子戏,高潮一个接一个,叫好声一浪胜一

浪。

清早,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去了女方家,在坐席期间吹鼓手们又吹唱几段,我在唢呐的伴奏中由新娘的奶奶来给披红戴花。这时迎亲队伍加了新内容,最前边三大箱子放满了女方陪送的梳妆与摆设用品,最后边大车上多了箱柜与被褥。归来的路上还要多转几个村庄,吹鼓手们坐的那辆胶皮车套了四匹枣红马,其中那匹辕马最有本事,每到一村为了让车缓缓停下来,在赶车把式的指挥下,辕马硕大浑圆的屁股会向下一蹲,两条如柱的后腿向前一伸,此招我们老家叫“畏坡”,任凭那三匹马拼命地拉,车就是似走非走。村子里看热闹的人群,跟着迎亲的队伍听唢呐响、看马“畏坡”,喊好声送给辕马,又递给唢呐,那些欢声笑语,才震得辕马使劲地“畏坡”,鼓吹手拼命地吹,当然人们看新郎新娘看得最火辣。这种种的热闹将那些刚醒的村落搅得天翻地覆好生热

烈。

前边唢呐吹得山响,我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,前后各有一名骑马的小伙“保镖”,再后边一乘花轿,花轿里坐着我迎娶的娘子。一切都是鲜红的,胯下枣红的马,身后绛红的轿,胸前大红的花,车上粉红的被,火红太阳照在我这新郎绯红的脸上。一群人前呼后拥,都是围着我转的,真是幸福,忘了跟前的天高地厚,忘了自己的几斤几两。

那时,家乡的结婚可分大娶小娶,小娶简单,只需一乘小轿到女方娘家将大姑娘抬来,结婚仪式就算完成了。我这为大娶,大娶的形式又分两种,我这是三匹马一乘轿;另一种是六匹马,男孩子们骑三匹女孩子们骑三匹,新郎新娘都在中间。

那年我还未到弱冠之岁,距今已五十多年了,我这七十岁的人大事小情虽经历了不少,但再没出现过结婚时那样的兴奋和激动。

【风俗】

□崔希芳

## 农村婚礼的记忆